

那座被唤醒的红色丰碑

刘焱

清明时节，苏北平原的田垄间泛起新绿，油菜花开得正盛。江苏省宝应县曹甸镇金吾村的旷野上，苏中中学纪念碑静静矗立在春风里，碑身灰白，字迹清晰，附碑上的石刻图案线条分明。碑前放着几束白菊，花瓣上还沾着些许雨水，看得出有人刚刚来过。

检察官汤勇站在碑前，仰头端详——这是他第七次来到这里。“同志，你又来了。”70多岁的村民老李从田埂上走过来，汤勇笑着点点头：“这碑修好之后，看着舒服多了。”

老李在碑座旁蹲下，拔下几棵刚冒头的杂草，又用袖子擦了擦碑面上的灰。“这碑之前可不是这样的。”他直起腰，对着往来的人说，“那时候碑身裂了好几道缝，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周围全是杂草，人都不好走近。”

他说的“那时候”，是2024年春天以前。

一座碑 三代人

老李和这座碑的渊源，要从他父亲那辈说起。

1944年，苏中中学在金吾村办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干部学校，苏中区委、苏中军区对创办苏中中学十分重视。由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

苏中中学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学生们就席地而坐；没有桌椅，就用背包当板凳，膝盖当桌子；没有纸笔，就削木代笔、自制颜料，在找来的旧日历、旧账本上书写、记录。一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个苏北小村里学习、训练、生产、演出。苏中中学办学时间共两年，先后有4000余名军政干部从这里走出，奔赴抗日前线。

老李的父亲当年给学员们送过粮、送过菜。“我爹总说那些孩子肯吃苦，把乡亲当亲人。走的时候，爱笑的学员小张把自己的背包塞给我爹，依依不舍地说：‘老乡，等胜利了，我再来看你。’”可是，老李的父亲一等再等，小张终究没有再来。包括小张在内的许多学员，都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

1994年，恰逢苏中中学创办50周年，镇上牵头筹资，老校友和乡亲们你十块我五块地凑了份子，建起了这座碑。老李告诉汤勇，从此，他的父亲自发当起了守碑人，年年带他来扫墓、除草，一遍遍给他讲小张和那些年轻学员的故事。父亲去世后，老李接着守。几十年了，他看着碑身慢慢风化，字迹渐渐模糊，裂缝一条条出现。他也跟村里、镇上反映过，却一直没见大动静。不是没人管，是事情太琐碎，牵涉的部门又多，总是一拖再拖。

2024年开春，宝应县检察院在开展新四军红色资源保护专项行动时，老李托人给检察院打了个电话。汤勇和同事第一次来到金吾村那天刚下过雨，他们发现，纪念碑体上的裂缝清晰可见，雨水正顺着裂缝渗进去。附碑石刻上的图案大半已经模糊不清、

无法辨认了。周围杂草丛生，通往纪念碑的小路坑坑洼洼。汤勇拍了很多照片，在本子上记下情况。老李听说检察官来了，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拉着汤勇的手说：“同志，这碑该修了。”老李的语气格外认真，“我爹交过，碑在，那些人的故事就在。”

汤勇握着老李的手，感觉到那双粗糙的手在微微发抖。他默默地把老李的话也记到了本子上。

抢救性保护鼓舞人心

调查远比预想的要复杂。

新四军及苏中区委留存红色资源不仅有金吾村这座碑。苏中区委驻地旧址位于宝应县西安丰镇太仓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几间老房子空置多年，屋顶漏雨，墙体开裂。附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这里当年是苏中根据地的“心脏”。1945年，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而来的话剧《甲申记》就是从这里排演出来的，这部剧曾轰动一时，在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还藏着100余件抗战时期的可移动红色资源：一把锈迹斑斑的军号，几本纸张泛黄、字迹工整的《整风文献》学习笔记，旧枪械、磨损的皮带、模糊的老照片、珍贵的布告与证章……其中有58件是定级的珍贵物品。但是，这些馆藏并没有被建档，同时缺乏专业化存储条件，存在损毁灭失风险。

汤勇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他意识到，这是一套系统性问题：不可移动文物需要修缮，可移动文物需要专业保护，而不同部门之间职责交叉，缺乏统筹协调，导致相关保护工作始终未能有效启动。

走访中，他还听到了不少故事。村里90多岁的老人还记得小时候听过的《新四军军歌》的调子，有村民翻出家里珍藏的老照片，是祖辈和苏中中学学员的合影——这些故事和照片，都没有被系统地整理和保存。

调查结束后，汤勇把情况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院里决定启动公益诉讼程序，通过磋商推动多部门合力解决。磋商会在苏中区委驻地旧址的院子里召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下称“县文旅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党史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都到了，检察院专门邀请的文物保护专家也到了现场。几方经过细致商谈，在专家的建议下，达成一致意见：立即启动抢救性保护，明确各自职责，争取专项经费，建立协作机制。

老李那天坐在院子门口的台阶上听，后来跟汤勇说：“听到他们商量怎么修、怎么保护，我心里踏实了。”

碑修好了 故事还在

磋商会后，保护工作分几条线同时推进。

诗雨润相思

田雪梅

每到清明，即便天空不曾落雨，心里也像是蒙着一层湿漉漉的雾气，缠缠绕绕，挥之不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那场飘了千年的杏花雨，不知淋湿了多少人的心，浸润了多少人心底的牵挂与愁绪。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里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小手一指，那抹酒家的旗子便在杏花深处若隐若现。于是，那个游子，便在异乡的细雨里踽踽独行。细雨沾衣，愁绪满怀，清明无客不思家啊。那家酒馆，未必真能让他消愁，但至少能让他有个地方歇歇脚，暖一暖被雨打湿的衣衫，慰藉一下那颗漂泊的心。

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将清明的愁绪藏进了临安城的烟雨里。他在小

楼上听了一夜春雨，晨起便听见街头卖杏花的一声叫卖声。那场雨下得安静，下得绵长，他听着雨声，一句“犹及清明可到家”，道尽天涯游子的归乡期盼。

同样是清明，同样有雨意，韦应物的愁绪却化成了对兄弟的牵挂。清明那天，他念起远方的弟弟，写下“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的诗句。诗中虽没有明着写雨，但“烟火满晴川”的景象，不禁让人觉得，这是诗人在看到雨后天晴，远处村庄炊烟袅袅的景象后，挥笔写出对亲人最深的惦念。

春色从不会被愁绪辜负，清明也不是全凄清。欧阳修笔下的西湖清明，“满目繁华”“绿柳未轮走钿车”，游人嬉笑，直至日暮仍意犹未尽。在明代散曲家王磐的笔下，更是“绿野晴天道”，原野碧

绿，天地如洗，满眼莺飞花放，藏着清明最鲜活的生机。

其实，不管清明这天是细雨蒙蒙，还是晴空万里，古人都想得通透。高翥在《清明日对酒》里写：“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活着的，当惜眼前春，赏当下花，好好生活，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我偏爱清明那“沾衣欲湿”的雨，恰如南宋诗僧志南的绝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雨丝若有若无，比雾还轻，比丝还柔，沾衣不湿，沁人心脾。范成大笔下的雨不大，风不急，“洒酒沾巾雨，披披吹帽风。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最适合想些旧事。还有宋代诗人吴惟信漫步苏堤，感叹“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风拂花香，雨润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赵冰琳

响。那声音脆生生的，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一声应答。深褐色的土浪翻卷起来，在朝阳下泛着湿润的光。一股白气从新翻的泥土里冒出来，丝丝缕缕，贴着地皮轻轻游走。老辈人常说，那是地气，是土地在喘气，等喘过这口气，沉睡的土地就活了。

麦地里早就是一片青绿了。那绿厚墩墩的，把黄土捂得严严实实。麦苗儿正铆着劲蹿个儿，一夜能长一韭菜叶那么高。露水还没褪去，太阳一照，每片叶子上都顶着一颗亮晶晶的露珠，风一过，露珠滚下来，“嗒”地钻进土里不见了。农人们站在地头，眯着眼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笑了，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欢喜。

牛也晓得节气到了，在犁沟里不紧不慢地走着，脖颈下的铃铛“叮叮当当”

地响，清脆的声响从地这头飘到地那头。扶犁的把式跟在后面，吆喝声拖得长长的，软软的，没了冬天的凛冽硬气，裹着春日的温和。这时的太阳晒着脊背，暖烘烘的，让人忍不住想打盹，可手里的活计一点不能误——“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辰，错一天，土地就会实打实地给你脸色看。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家家户户的灶房里冒着袅袅白气，蒸花馍的、烙黑豆芽饼的，满庄子都飘着香味。女人们手里忙着活计，嘴里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地扯着。娃娃们早就跑没影了，准是在村头的场院里放风筝呢。那风筝什么样式的都有，有十块钱买的成品，也有用旧画报糊的，丑是丑，可能飞。飞着飞着，线断

了，一群娃娃撒开腿追，笑声、叫喊声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一片。

日头偏西时，地里的人陆续往回走了。锄头扛在肩上，影子拉得老长。牛慢悠悠地走在前头，铃铛叮当作响，从沟底一路响到村口。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升起了蓝莹莹的炊烟，在暮色里慢慢散开。空气里飘着饭香，有葱花炆锅的焦香，有柴火的淡烟味，还有人们从地里带回来的泥土气息。

天黑了，月亮爬上东边山梁，清清凉凉的光洒下来，给黄土高原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辉。地里静悄悄的，只有风从南边吹来，贴着麦苗儿掠过，发出轻轻的沙沙声。那声音像是土地在悄悄翻身，又像是种子在泥土里动弹。

明天，定又是个好日头。

清明 不忘来路 不负春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实地查看苏中中学纪念碑修复情况。

清明将至，阳光轻暖的日子，我提前回到老家临淮关镇祭祖。祭祖完毕，便循着熟悉的路往淮方向走去。路边的野油菜花开得正盛，黄澄澄的，铺天盖地，像是谁把太阳敲碎，洒了一地碎金。麦苗青青，与油菜花相间错落，一片黄一片青，层层叠叠直铺到天边。偶尔有几声鸟鸣从黄青交织的田野上空掠过，圆润而清脆。

淮河就在花田尽头，静静流淌。河水清得发碧，泛着温润的光泽。几年前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岸边的砂堆一座连一座，如小舟般矗立；河水浑浊，泛着说不清的暗色；河中心的夹河滩上，不知何时住了几户人家，一到汛期便堵塞河道，影响泄洪安全……

如今站在这里，心头满是舒畅。河岸是整治过的，干干净净，那些杂乱的砂堆早已不见踪影。河水清凌凌的，在耀眼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金光。几艘机船从河心驶过，马达声沉稳而有力，惊起几只水鸟，贴着水面飞远了。对岸的树木青翠欲滴，连成一片，像是给这清亮的河水镶了道绿边。我蹲下身，掬了一捧河水，凉丝丝的，指缝间漏下的水珠亮晶晶的，落在岸边的石头上，洒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再捧一捧，水从指间缓缓流走，掌心残留着一股清冽的凉意，直透心底。水底的水草轻轻摇曳，长长的叶片顺着水流方向整齐倒伏，像是被巧手梳过一般。

此情此景，心底生出无限感慨。想起多年前，我们发现淮河生态受损的线索后，迅速立案、与各相关部门反复协调、制发检察建议、跟进整改落实……这些工作，说起来干巴巴的，做起来却桩桩件件，磨人得很。可此刻站在河边，看着这清澈的水、湛蓝的天，便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这清波荡漾的淮水，这来来往来的机船，这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像一枚枚勋章，镌刻在公益诉讼检察人的心底。

太阳渐渐升至头顶，油菜花的黄在阳光下愈发炫目，晕出几分醉人的暖意。远处，几缕炊烟袅袅升起，缠缠绕绕，我知道，是时候返程了。回程路上，途经一块石碑，“濠梁观鱼”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我忽然想，倘若庄子、惠子真能复生，面对今日这清澈见底的淮水，大约不必再争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了。只看那水鸟欢快地起落，看那机船从空地往来，看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便可知晓，这水里的鱼，定然是快乐的。

清明的风还带着些许凉意，但早已不似往日那般清冷。回头望去，淮河在春色里，像一条青色的绸带，静静流淌，流过千年岁月，也映着当下的澄澈与生机。

插柳寄情

叶艳霞

清明这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桃树还挂着露珠，父亲就在墙根下忙活了。他蹲在那里，一根一根挑选柳枝，要笔直的，饱满的，尺把长的。选好，就用镰刀齐根割下，码成一捆。这是清明祭祖的老规矩——插柳寄思，既是对先人的缅怀，也是对往后日子的期许，每一根柳枝，都藏着说不尽的牵挂。

“走吧。”父亲递给我一把柳枝，自己扛着锄头走在前面。山路湿滑，露水打湿了裤脚。我跟在他身后，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清明，祖父走在前头，父亲跟在后面，我坐在父亲的肩头，踩着露水去插柳。如今祖父不在了，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后面。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插柳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祖父的坟安在半山腰，面朝一片开阔的田野。父亲清理完杂草，又添了几锹新土，然后蹲下来，挖了两个小坑，把柳枝插进去，用手把泥土压实，又轻轻提了提，试试牢不牢。那神情，不像在插柳，倒像是在栽一棵树。

“你爷爷说的，柳树长得快，根系深，能护着土。”父亲头也不抬，“再说了，有点绿意，看着心里舒坦。”这话让我愣了愣。是啊，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插柳就是一份念想，让我们一直记着这里，一直照料着这里。还记得小时候，祖父牵着我的手，教我插柳。他说，柳枝插得深，才能扎下根，就像我们记着先人，也要记在心底最深处。我那时不懂，只觉得好玩，如今自己亲手插下柳枝，才懂他的话——插柳不是形式，是传承，是让我们记得那些离开的人，记得日子要一直往前走。

这份传承，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父亲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递给我一截柳枝：“该你插了。”我接过柳枝，蹲下身，泥土湿润，带着青草和露水的气息。我学着祖父和父亲的样子，把柳枝深深插进土里，用手一点点把泥土压实，再压实。

下山时，风轻轻吹过，新插的柳枝在风中轻轻摇曳，和旁边那些去年、前年、许多年前插下的柳枝依偎在一起，有的嫩绿，有的苍劲，有的已然枯萎，却都在诉说着同样的思念。

草木无言，却藏着最深的惦念。我们在春天里，用最朴素的方式表明，我们记得，我们还在，日子依然向前。

踏青祭祖望淮水

吴长忠